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七

治道二

宗法

程子曰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懈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兄小宗以五世為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





其父則見為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為舉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為法則無所爭○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常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謂宗



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非獨宗子之為士為庶人亦然○宗子之然在不為宗  
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  
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為宗子之妻服也東  
酌犧象西酌鬯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  
而死則難立後為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  
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  
是妾母也○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  
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  
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

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  
情亦可安

朱子曰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  
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為後故父  
為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  
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少子當為不異庶子不得為長  
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為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  
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變禮存  
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  
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



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

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鄆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鄆。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睿絕。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沒。蓋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

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為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為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謚為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潛室陳氏曰。宗法為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泯。寔多姓氏紛錯。易至般亂。故於源頭有太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且始封之君。其適子襲封。則庶子為大夫。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



自別為大夫之祖是謂別子為祖也別子之適子則為  
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為大宗合  
族同宗之是謂繼別為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稱  
別子却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為稱繼稱者遂為小宗凡  
小宗之適子服屬未盡常為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  
為稱而其適子又各為小宗凡弟同宗之謂繼稱為小  
宗是也大宗是始祖正派下雖其後支分派別皆同宗  
此祖則合族皆服齊衰九月初不以親屬近遠論是為  
百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稱正派下親盡則絕如繼稱者  
親兄弟宗之為之服其繼祖者則從兄弟宗之為之服

大功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為之服小功繼高祖者  
三從兄弟宗之為之服總自此以後代常趨一代之為  
五世則遷之宗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  
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稟大宗而後行小宗  
所以統其兄弟如同稱者有大事則同稱之兄弟當稟  
繼稱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  
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  
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  
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歟

證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或問。臣子加謚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為也。

涑水司馬氏答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

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

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

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諱。自縣貴

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

問曰。賤不諱。貴不諱。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諱之。諸

侯相諱。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諱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

誅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

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

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

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為比。



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

和靖尹氏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為  
為謚。此孝子慈孫所不能改也。文王只用箇文字。武王  
只用箇武字。大小大公。

五峯胡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  
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  
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  
平。不知本則縱欲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  
而不自知也。唯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之公。則為子  
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開邪。引

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  
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  
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  
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孝臣  
子不忍為也。

封建

問封建可行否。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  
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

置守是也。

柳子厚論曰。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既  
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  
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



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初。人之初。與葉物。皆生。無以  
有封也。對建。非聖人。勢也。彼其生。且無毛羽。莫克自奉。  
榛榛。厥厥。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  
自衛。苟。初。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  
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而。不。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  
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  
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不。改。必。痛。之。而。後。是。由  
大。而。後。有。兵。有。德。故。近。者。聚。而。不。改。必。痛。之。而。後。是。由  
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  
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  
是。有。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  
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而。聽。命。焉。  
是。故。有。里。晉。而。後。有。方。伯。連。帥。大。夫。有。縣。大。夫。有。縣。大。夫。有。縣。  
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大。夫。有。縣。大。夫。有。縣。大。夫。有。縣。  
自。天。子。至。於。里。晉。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後。有。諸。侯。  
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先。舜。禹。湯。之。事。遠。矣。及  
有。周。而。其。詳。周。有。天。下。列。土。四。而。瓜。分。之。設。五。等。邦  
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瓜。分。之。設。五。等。邦  
會。同。離。為。守。臣。并。城。然。而。降。于。夷。王。宮。禮。傷。尊。下。堂  
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維。南。征。北。伐。堂

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  
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  
者。有。之。伐。凡。伯。誅。莒。弘。者。有。之。天。下。平。擊。無。君。君。得。  
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弘。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  
非。諸。侯。之。威。強。末。大。不。掉。之。咎。與。遊。判。為。中。二。合。為。  
七。國。咸。分。於。陪。臣。之。邦。國。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數。  
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之。雄。圖。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  
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  
四。海。連。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教。而。天。  
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成。刑。竭。其。財。而。天。  
人。鋤。而。無。叛。成。之。徒。怨。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特。則。有。殺。  
劫。今。而。並。起。答。在。人。怨。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特。則。有。殺。  
矯。秦。之。狂。狗。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  
之。間。奔。走。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  
三。代。後。乃。謀。臣。獻。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者。  
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  
矣。繼。漢。而。帝。者。雖。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  
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築。循。時。起。虐。害。州。縣。之。失。不。在。  
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失。不。在。



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大，適其俗，備其理，施化也。曰：封建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巳。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不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犬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亂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一失。失在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不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秦之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為邑，不得政其制，守宰不得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雖亂，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雖亂，行於郡，不行於國，制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雖亂，不可變也。國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通，然後掩捕而遷之，勅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後財，怙勢作威，可以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可以言之。且漢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也。聞黃霸之明審，觀一漢豎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審，觀一漢豎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使漢朝拜而不道，夕侯王之矣。縱令其亂人，威之而巳。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退，已違矣。不令而削之，締交合，從

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削郡邑，則理平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者，謹擇守，則理平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漢封建而迄，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不革者。曰：夏商周承漢也。封建而迄，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不革者。曰：夏商周替不聞也。祗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之也。而大業彌固，何繫也。不當復諸侯也。是殷周聖王之也。而大業彌固，何繫也。歸周者，以為百焉。貴武以勝殷，武王不得也。夫而易得之，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殷，武王不得也。夫而易得之，以之者，其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情，私也。秦之所始，夫天下私其道，理安斯得人者。而公天下之端，不自秦而治下，而後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世，而理未可夫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賢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知也。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



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  
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孰也。

張子曰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豕賢也。雖有不賢者  
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故舜封象  
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是建大國其勢  
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五峯胡氏曰封建之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  
桀而亂。成湯興而脩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  
王興而脩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  
能脩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  
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須臾間也。○

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具大法也。夏  
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具大法也。文  
王武王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具大法也。齊  
桓晉文之不王。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  
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  
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  
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己。盡制而不曲防。分天  
下之地。以為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  
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  
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之分也。○



郡縣天下。可以特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  
以特承平。可以支變故。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  
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  
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  
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為固也。○封  
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使是君民  
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  
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  
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

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  
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  
西周分治。祇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  
弊。○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  
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  
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  
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  
帝。○或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  
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  
數多。子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



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或疏胡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以質疑曰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恐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為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

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強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沈憫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箇雖教無人奈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同曰孟子說恐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嘗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闊人各自聚為一



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併，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遏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大過者，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

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

### 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忠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



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古者家有塾。黨有序。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為之擇



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建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

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序。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



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為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為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匡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道。

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



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禮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華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南軒張氏曰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

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子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莅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為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天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為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



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  
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之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  
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  
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  
不亂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  
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  
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  
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  
端爲是哉○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  
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

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  
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  
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  
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  
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藏脩游息於其間誦言  
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  
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  
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  
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  
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脩而君舉之耳夫然



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於班曰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智問政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

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西山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閻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姻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鎔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



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  
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盡而有爲  
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  
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  
敢或遺

魯齋許氏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  
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  
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  
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  
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

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上所  
以教人人所以爲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  
學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  
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  
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  
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  
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  
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  
夫王之頒教法于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



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于學而尚功五百家  
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于學而尚齒雖  
二十五家之間巷口亦有塾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  
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  
君子之行也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  
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求任輔  
相爲先者也。在商王商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  
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傳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

捐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  
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  
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  
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  
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  
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  
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  
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  
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  
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



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群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為。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曰伺間隙如是。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涑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道亦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



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  
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  
曠官之足病哉

元城劉氏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  
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  
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  
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  
子黨姦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  
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  
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

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  
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泰使公卿  
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  
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否也自古雖  
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之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  
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  
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  
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  
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  
察也○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



者蓋甘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希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為是衆之所惡覆以為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作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



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由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數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人君勞於求賢送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仕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

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於此二者矣○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而戚於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為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五峯胡氏曰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間踈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為公誠哉是言也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



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突與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實之列位，使之交

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藝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黷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偽譖惡叢勝眩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尋常之人將欲屬人以一至微至細之事，猶必先為規模，使其盡善然後



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之意况有  
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為盡善  
可守之規以授之乎○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  
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  
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  
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  
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  
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  
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  
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

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  
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  
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  
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  
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其本出下流不知  
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  
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域苟非心正身  
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  
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  
無事之時該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



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  
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  
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  
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  
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  
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  
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  
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  
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  
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

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  
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  
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果卿之流則遠方下邑  
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  
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爲伏  
節死義之舉哉○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  
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  
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  
隙抵巇已足爲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任而  
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三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



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恊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退之間。小為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

象山陸氏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為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

槩論之。在於為國為民為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槩論之。在於為私己為權勢。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為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嘗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西山真氏曰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通而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任事於外如此則治矣

鶴山魏氏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其嘗以是為察言觀人之鑿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則取舍之極定於內矣

魚齋許氏曰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世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君之命之沒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効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



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廢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尔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任用人材與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善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以爲

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於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於朝矣况大於此者乎○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早辭然後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於過失在宮闈之類則詣人君不察以諛爲恭以訐爲公以欺爲可



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如賢疾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

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用旣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爲治也何有

臨川吳氏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



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七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八

治道三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元城劉氏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能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為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為社稷計耳

龜山楊氏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嚮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校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飮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于戰國暴君汙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挫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

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後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闢天下之諸侯歟為已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偽士故一時貪利頑頓無耻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辱故完儒遠智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敢輓脫猶不忍故轍一犯清議則陷鼎伏蹟而不悔東漢



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  
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愬然如秦人視  
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  
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  
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  
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爭實用是皆爲世變所移而  
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  
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士之人貴之也  
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

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  
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廁於編  
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  
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三旌之位非其道  
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  
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  
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  
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塗脅  
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  
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



其自取也

朱子曰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東萊呂氏曰不離華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傅巖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為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魯齋許氏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昏於大材具稍大便

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疎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首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統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



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况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居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為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竊以為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非

景從。設若珍禽異獸。壞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乃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與牒。誠於有司。糊名。騰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



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  
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  
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  
一切罷之。待過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  
者尊經術。悻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  
美。未之有也。○明道在鄆。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  
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皆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  
欲。

五峯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  
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

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表  
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  
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  
出就外傳。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  
教也。人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  
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  
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  
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  
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  
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



春秋教以禮樂。又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其可以為卿。歟。其可以為大夫。歟。其可以為士。歟。卿闕則以可以為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為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為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官。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脩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恥而不苟役於

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



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耳之之審反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

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感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謹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



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賓門墻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

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為

東萊呂氏曰。非田之制士與兵團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臨川吳氏曰。古之為士者苟可以任則選於里舉於鄉而長治其鄉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己志在私得以資資福養。此古之士所以自安於內而無願外之想也。後世取士



之法不一。雖存選舉之名而實與古不同何也。所取不  
于其可用之實能而于其不可用之虛支。可以仕者或  
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乃或得士。時之多矣。人士之多  
失志往往由是

論官蒞政附

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  
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三  
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傳之德  
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居。知  
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

無復聞焉。○古之時。分義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  
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  
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後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  
之事。而與政分矣。○禮院。闕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  
事可以者。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或曰。治  
獄之官。不可爲。曰。苟能克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四  
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  
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  
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元城劉氏曰。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莫



比非器職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贖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

華陽范氏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未見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臨川吳氏曰予聞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今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瞽瞍孰知其任之爲不輕

專務已肥遑恤民瘠壅閼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雨間以至上干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躡躒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剽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



善難矣哉

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係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也。以下論○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鬪訟可息矣。○韓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者。則固

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如何。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已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呂進明使河東。伊川問之曰。為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為者也。昔明道為邑。凡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為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以為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令為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心大駭。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之。



又何嫌之有○或問為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人有語及為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為尉為邑為郡以至為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五峯胡氏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為也務其直然後有功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網弛而衆目紊也○仁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總是有所依倚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賊盜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既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



無忿疾於我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以久業可大矣○問班朝治軍益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為政以嚴為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居上以寬為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為政之本。實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

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閔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類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取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



引書傳考古令然後知也。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平易近民為政之本。南軒張氏曰：為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須是如明鏡然。妍者自妍，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為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問趙德菴知建寧府，問於晦庵：為政寬則是猛，則是晦庵云：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瘡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此語如何。曰：若曾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

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待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東萊三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

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

心則五分有理便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

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

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敢不畏疆禦示之。

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樂，視前則。

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

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



之法唯有三事。曰清白慎白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必不敗。待必不敗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

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患。其益多矣。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閔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



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必省事，為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

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思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探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



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  
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  
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  
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  
養也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  
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  
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  
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  
嘗說喫得三斗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

差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

魯齋許氏曰恐害於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  
未有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  
法不旁求深人。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  
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子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  
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  
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  
明顧陰德何有焉○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見喜  
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既不  
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諫諍

程子曰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  
止○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  
必違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  
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  
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辯者其  
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  
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  
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  
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

少子長安君不使爲質於齊是其所蔽也愛之欲其富貴  
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  
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  
獻詩擊獻曲史獻書師箴聾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  
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  
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  
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爲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  
之効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爲自全之謀正



論遠獻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彊諫而視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諂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

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

五峯胡氏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流流難。順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兄而故告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朱子曰。內自臣工。外及氓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



無間踈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自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問淵源錄折柳事程伊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愚檻我折柳枝進日方春後生無故不可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

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伏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伏節死義乎○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褚遂良曰公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諫而不從公却繼之遂諫至於棄笏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氣力終亦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



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去矣。大凡事豈可不辨於幾微小處放過。却來大處旋爭無益矣。

東萊呂氏曰。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為恭。蓋宴安之適。聲色之娛。瓊麗之玩。畋游之佚。實為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大凡為人須識細目。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辭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踈。曰驥。遠則勢不接。踈則情不通。驥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

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媿者也。其勢近。真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大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及復。由細繹辭。順意篤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

西山真氏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



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為害果細  
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  
志爾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  
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闕說或有  
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觀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  
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  
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  
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  
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  
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

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君子小人之分義  
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  
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  
操術不同故所以道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  
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  
故為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惟恐其君  
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  
邪說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  
○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已則知盡言以  
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



以善責已也其可乎哉故為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為救已之過而不以為形已之短以為愛已而不以為輕已以為助已而不以為異已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魯齋許氏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說旱災可畏稅課害人為害不細後皆無慎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懿宗為諫驪山事曰彼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喜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為疑者有之矣久而



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既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為政必立善法律，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未如之何矣。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元城劉氏曰：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紊，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

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眾望，違拂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而憚改為。

五峯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法制者，道德



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  
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  
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劉奕之類  
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暴秦之類  
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朱子曰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  
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  
不得○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  
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  
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

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  
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  
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  
憚此古今之常理也

### 賞罰

程子曰聖人所知直無不至也聖人所行直無不盡也然  
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徑異乎後世刻核之論  
矣○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  
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



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  
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  
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  
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  
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  
毫髮廁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元城劉氏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  
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竦  
然尚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受有罪者幸  
免邀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爲天下者

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  
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  
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  
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  
其心也

武夷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  
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  
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細縵而育萬物也

呂氏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爲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朱子曰：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謂過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善

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旣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善者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爲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自以奉承之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九

治道四

王伯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  
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  
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於  
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  
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  
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  
下者必先立其志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



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伯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勤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待天下者伯道也

涑水司馬氏曰命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爲侯伯脩舊職也伯之語輔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興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待乎天下選用之否龜山揚

氏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細紀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又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襲尊齊其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件豈宜爲之故孟子曰五伯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又曰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况於餘人若知王良善與嬖奚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



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曰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然道觀之則不可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

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難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為矣

問管仲之功孔子與之其曰如其仁何也和靖尹氏曰如似也與其功而不與其仁問何故不與其仁曰只為大



本錯了問如何是大本錯曰且如初相子糾其錯亦大矣問如何是錯曰觀春秋所書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可見也管仲功高豈可補過但只是忍恥能就其功故孔子與其功也其於仁也何有若夫舍王道而行伯道以富國強兵為本則更不待論也如責包茅不入昭王不返亦謂假仁以行其伯孟子雖說久假而不歸然怎生謂之假豈能久而不歸若到得不歸處時只是假之以成功也然桓公尚在五伯中為盛者也孟子責管仲功烈如此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於仁也孔子謂九合諸

侯一正天下者以其功也孔孟之意則同舍此皆穿鑿也問孔門差稱五伯何也曰七十子之徒皆未必能作得管仲之功然所以差稱者只為錯了大本不知學者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也

五峯胡氏曰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於耗



南軒張氏曰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伯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伯者則莫非有為而然也無所為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為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為而然考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王伯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司馬溫公無王伯之辨要之源頭只是王伯兩字以其為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為方伯故謂之伯以王天下言之謂之王猶伯之為伯也未見其美玉玦珪之辨後來制字有不備故伯字有

霸字王字只是王字點發為之然伯字亦無詐力之義故言三王以其王天下也言五伯以其伯諸侯也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五伯之智方而後有王伯是非誠偽之分故今之言王伯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為正

西山真氏曰義信禮為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為而為之也子死之為晉文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為而為之矣王伯粹駁之異其不以此哉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君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採之義故亦可足○又嘗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堦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

不平餘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事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畝則有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果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藍田呂氏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按數歲之中以  
為常是為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  
百畝是為助不為公田俟歲之成通以十一之法取于  
百畝是為徹

龜山楊氏曰先王為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為力  
耕之農出則為敵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  
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執之民  
無所容於其間也

五峯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為政之先也田里不  
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

法也思意聯屬姦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  
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  
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  
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  
功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  
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  
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  
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也為國者  
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蓋亦反其本矣昔哀



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附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如何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曾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

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苟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爲難行

東萊呂氏曰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百畝之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廢須要人整頓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理財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之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蓋所以阜通貨賄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三之市而有無贏之皆濟矣○

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歛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不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



辨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飢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錢以益之。

### 節儉

程子曰：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大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痛曰：習使然也。却令如舊。又一日思生勑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

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自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遠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



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絕被漆唾壺  
五峯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  
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文益甚焉然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  
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  
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  
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  
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  
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  
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此之後人簡約甚矣

魯齋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  
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  
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間為人  
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  
天物得罪於天

賑恤

元城劉氏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



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聖王爲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爲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三年耕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飢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爲政乃欲斃其人而取其資以爲賑飢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爲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飢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破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在其



人如糴米賑飢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  
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  
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  
終不濟事。○賑飢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  
甚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當豐田常熟則其利  
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成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  
種糴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  
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糴之以推富民。閉廩騰價之計。  
折所糴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

利也。

禎異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  
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  
多失。○或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  
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  
聖人不責祥瑞者。蓋固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  
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  
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  
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



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汚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又問日食有常数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以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或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

人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冤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五峯胡氏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教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謹告者人君觀是宜以自省也若以天命爲恃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



者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莫大拱中宗能用  
巫成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  
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  
而鳴高宗能用祖已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  
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  
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季京  
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  
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者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

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  
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  
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  
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西山真氏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  
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魯齋許氏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  
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彗星孛星  
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  
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



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爲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與偉歟。未見其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真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修省。

此言殊有理

論兵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東征西怨。義正故也。又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用兵以能聚散爲上。○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



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韓信多多益辨分數明而已○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倚也亦是未盡善○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

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軀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陽之粟以饋邊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



一日之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龜山楊氏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君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

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思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井用命則挈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



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為善矣方之五伯自己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即其卧内奪之即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王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為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

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或問今之為將師者不必用狙詐固是奈兵管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師朝出暮易若以至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  
至于再至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  
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  
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  
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  
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曰用兵  
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  
當勁直以衝突之○斬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  
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

也○晝則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解戰蓋只  
是設火候防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晝如井  
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晝舉  
更走不得○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  
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故雖伯者之道亦必如此○五代時兵甚驕矣周世宗  
高平一戰既敗劫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  
振逆復合戰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或言古人之  
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  
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曰巡而拊



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或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為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鬪兵衮作一團文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陳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教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為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陣法遠征戰亦未必用得所

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文在番休迎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之○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

南軒張氏曰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况於兵者世



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固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無窮非素考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思哉

東萊呂氏曰後世用兵者以爲黃石一書無與比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西山真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

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鶴山魏氏曰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既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而爲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溝樹之固有郊關之限有巡警之警有壺橋之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也則



有遍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為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論刑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意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志於剝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為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以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為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惟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或曰特旨

乃人君咸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主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治于民心為天子豈應以殺人為已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曰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



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天子若瞽瞍殺人臯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謂橋犯蹕事謂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既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

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五峯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以袞為戒

朱子曰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



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臯陶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

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儻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始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徃徃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難朴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



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持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群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

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事奪相殺於前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



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去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為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為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教說吏與利為市固所不說而或矜知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昏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教者之患郵罰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在上



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為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象山陸氏曰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道其明群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責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責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夫

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姦度惡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輕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為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



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夷狄

或問蠻狄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元城劉氏曰中國與夷狄為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威以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教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墻垣則平日

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與多出於饕餮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豨勇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血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



追則邊鄙自然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為是矣。

五峯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疆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兇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於習坎之象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之

所以答言偃之問也。

朱子曰。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脩行。任賢使能。四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其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



西山真氏曰。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于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敵之言雖債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啓其慢。則爲和也。難况戎狄豺狼。變詐百出。文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脩。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彊其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

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釁。所遇略同。而盛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光武之政。脩而晉梁之政失也。

魯齋許氏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



後世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士  
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略也。治吾所當治者，  
而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為夷狄所敗。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九





